

还说汪家巷

□ 汪素

《高邮日报》副刊发表了多篇写东大街(人民路)的文章,作者们对东大街特别是对某一段的历史如数家珍。这些回忆像黑白老电影一样,引着过来人不断回忆起那一段段往事。

因在高邮、泰兴两地转,我对东大街的记忆不深,只是汪家巷的一些场景还让我难忘。

我出生在泰兴的黄桥,小学两地换着上,六年级又回到汪家巷北巷口对过的新巷口小学。那次由泰兴回高邮的记忆很是深刻,从运河边的老汽车站出来,和母亲坐在人力车上,走过北门大街和人民路,一下子让我觉得高邮的街道很窄。

汪家巷是东大街西段南侧的一条小巷,巷子南端直对着臭河边,一条小河自南而来。两边河坎又陡又深,水是活的,不深也不臭。两岸杨柳依依,榆木苦楝桑树蓬勃。河在巷口折向东去,流向月塘。在没有自来水的日子里,这条小河维系着两岸众多百姓的食与用(奇怪的是,高邮城区人为什么不食用井水,大概是对井水有成见吧,泰兴城区人,吃用都是井水)。河码头总是很忙很忙,淘米洗菜汰衣服,如有职业挑水者来担水,赶紧让出位置。挑水的把水桶在水面上晃几下,舀满了拎着离开水面搁在码头的条石上,水面上随即泛起阵阵黑黝黝的沉淀物。活水虽不臭,泛起的沉淀物却令人恶心。待沉淀物慢慢沉下,才能舀另一桶水。离开后,又得等一阵,才可淘米洗菜。这水回家须加矾水搅拌均匀才能食用。洗涮尿布的,看到人多,总要朝下游走几步,找个可落脚的地方。这里的下游却是下一码头的上流,眼不看为净。汪家巷不长,七八十米,七八门户,十几人家。巷子南头巷口东侧,是镇造纸坊,这是我二祖父二儿子汪长生的房产。长生无子女,由汪曾炜(二祖父大儿子广生的二子)和汪曾祺(二祖父三子菊生的长子)继承。因两堂兄弟长期在外上学、工作,此房产由政府代管,后被城

镇造纸坊当厂房,直至拆迁。我家在汪家巷中段的西侧,家围墙外连着汪家大院,院内有几处建筑,有汪家祠堂,有我的六祖父家。我的六祖父全家在1949年以前就搬到镇江、苏州等地。六祖父一家出走,似乎到了世外桃源,他儿子参军入党者多人,这在他的老家,是难以想象的。六祖父的房产后来成了十六联医院(第十六联合诊所,这是公私合营时期,卫生行政部门以批准诊所成立的顺序号来命名的医院名称,后改称为城北医院)的医生宿舍。汪家大院很大,直到1964年才在里面建了两排公房,住了十几户人家。这大院据说是我祖父献给国家的,我不明白,汪家大院不是我祖父私产,为什么是我的祖父献出去的?可能那辈人中,当时在世、在高邮的,只有我祖父了。祖父属开明人士,解放后一直是县政协委员,文革期间,这颇有点政治色彩的背景就毫无意义了。

在汪家巷的日子里,我经历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一部分,从泰兴回来上完了六年级,刚读完初一,又逢文革。文革中,汪家巷被红卫兵改名为劳动巷。那一段时间里,改名风盛行。改名换牌子的那天,我心里有种说不清楚的解脱,好了,再也不叫汪家巷了。那时,对于我来说,汪家巷是被歧视的代名词。记得几个孩子玩耍,用砖头砸打“汪家巷”的巷牌,边砸边喊,大地主家的巷子,还朝我挤眉弄眼。一次,一家人借了我家的大圆桌桌面,用完归还时,旁人问,借的谁家的?那女人滚着圆桌面,回说,借的那个大地主家的。恰巧被下班回家的母亲听到,母亲回到家,拿起斧头,对着刚搬进家门的桌面就劈。那时,我感觉冷飕飕的,那是我心底的至暗。这种埋在心底的至暗直到1976年10月“四人帮”倒台文革结束。不久,我的一位堂弟参了军,我考上了师范,我感觉堂堂正正做人的日子来到了。

巷子住过当时的水泵厂厂长、

后来的粮食局局长的言家,住过时任城镇公社副书记的王家。巷里还曾有一家民居改成的牙刷厂,厂虽小,却有几十位工人,编凉席,制牙刷,巷子增加了热闹的气氛。好几年后小厂迁走,住回原房主张家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劳动巷又改回汪家巷,小巷通了自来水,龙头一开,自来水哗哗哗,人们告别喊了多年的臭河。小巷更忙了,经小巷到人民路,上学的(新巷口小学、曙光中学),上班的(水泵厂、锻铸厂、自行车零件厂),小巷成了好多人的必经之路。行人上下班的高峰之间,小巷又成了日用品厂制作麻绳的作坊。三四十米长的生产线从南到北,头尾各有一木架,靠头尾相反方向的手工摇动,将多股麻线“上阵”,再合股为一条绳。这个过程,常引得孩子和闲人驻足观看。巷里所有平整的墙壁,成了造纸坊的生产线。工人把厚厚一叠水淋淋的草纸,一张张揭开,刷粘在墙上,靠墙壁吸收和太阳晒干水分,再揭下来切成32K大小。这一时期的汪家巷还真是热闹。汪曾祺先生回乡期间,在家人陪同下,看了汪家巷和曾经的汪家大院,勾起了他少年时在这里活动玩耍的回忆。1991年秋汪曾祺第三次回家,曾写诗一首赠我父亲,前两句为:汪家宗族未凋零,奕奕犹存旧巷名。

1994年,城区开始了第一拨房地产开发,南北向的臭河边被填平建了马路叫珠湖南路,东去的河道被填平建了二层商品楼房。不久,汪家巷与它旁边的汪家大院拆迁开发楼,完成了它的百年历史。奕奕犹存的旧巷,随着时代的变迁,带着它历经的故事一去不回,也为开发商贡献出了它口密度小利于开发的价值。拆旧建新,改善居住条件,是一种进步,也是文明的变迁,无须伤感。

1997年,汪家巷和东西周边,建起的四排楼房叫汪家小区。如今,小区通了管道天然气,小区外貌换了新颜。小区旁的城北医院还在,新巷口小学拆了重建,变成了城北幼儿园,小区里面的住户换了一茬又一茬。只是新来的住户们不明白,为什么这里叫“汪家小区”。

茫。乡愁,是城市与乡村的映照,是光阴与岁月的和解。乡愁忽远忽近,仿佛春雨滴落掌心触手可及,又像高天流云转瞬即逝。乡愁是一把油纸伞,是雨巷里急匆匆的行人。乡愁是雨打芭蕉的时光回音,是蟋蟀在暗夜里的浅唱低吟。乡愁是窗前一弯新月,是枕上一帘幽梦,是菜畦里的一垄新韭,是葡萄架上的一抹新露。乡愁是记忆里的老家,静静流淌的小溪、阡陌纵横的田野、错落有致的村庄,构成一幅诗画水乡。乡愁是一坛酩酊的酒,是男人们酒后彤彤的脸。乡愁是篱笆墙外的女人,是树荫下摇头摆尾的阿黄。乡愁是男子汉以犁作画田作诗,是农家女飞针走线织新衣。乡愁是八千里路云和月,是365个日子堆积的思念,是一辈子的深深眷恋。乡愁是晨曦初上的东方破晓,是夕阳西下的七彩霓虹。乡愁是日月对星系的约定,是朝露对青草的依恋,是丛林对倦鸟的守候,乡愁是恒久绵长的情思。乡愁是横亘在过去和现在的一条埂,是通向未来的一扇门。乡愁是妈妈反复的叮咛,是爸爸驻足凝望的眼神。乡愁是爸妈在我们儿时放飞的风筝,那引线便是乡愁的根。人到中年,一看风,一程雨,一程阳光,心静了,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。倘若人生是一幅山水画,乡愁无意中浅浅着墨,那山山水水 and 山山山水水水里的人便生动起来。

大淖草库

□ 张福勤

东大街上草巷口是一条大巷子,巷子里行人来来往往,络绎不绝。巷口东边是家饭店,斑驳的山墙上钉着“草巷口”蓝底白字的路牌。西边是个剃头店,铺面靠巷口墙角上挂着澡堂子的玻璃灯箱。巷子里有茶炉子、澡堂子、裁缝店、小诊所,还有一条叫做大淖的河,河面很宽,河边是大淖码头和大淖草库。

大淖草库在河的东岸,窑巷子巷子里头,大门朝东,门口钺着“严禁烟火,闲人莫入”的木头牌子。进到门里面,北边一顺是几间红砖红瓦的平房。一直往里走,尽头是草库码头,静悄悄的,可以听到对岸大淖码头的喧闹声。偌大的草库有点冷清,只有一些来买芦苇和卖芦席、窝积的人在里面跑来跑去。到了乡下芦苇收割完了,许多装满芦苇的草船,挨挨挤挤的,停靠在草库码头上。草库挑草的,个个忙得穿着单衣,把芦苇挑进草库。一路上,白色的芦苇花絮纷纷扬扬,漫天飞舞,挑草的身上、头发上沾满了芦花。草库里头,空气中弥漫着芦苇的清香。芦苇担子过磅的,堆码芦苇草堆的,挑着芦苇上跳板的,用芦苇堆码人字草屋顶的,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。

刘三妈是大淖草库挑草的。她家在草巷口巷子里头,三间瓦房朝南,中间是堂屋,屋里北面靠墙是老爷柜,正中摆放的是八仙桌。房梁上,迎门贴了一排五张大的“挂钱”,大红颜色,上面刻着古钱图案和福、禄、寿、喜、财几个大

字。她忙出忙进,身上穿着发白了的绿布偏襟褂子,戴着垫肩,发髻上插着一枝红绒花,手上提着一根套着麻绳的扁担。草库挑草一阵子忙过了,她就将家中八仙桌移到一边,堂屋当做作场,坐在“挂钱”下面编芦席、窝积。巷子里头年纪大的说她,刘家三新娘子,真的能苦。

草巷口巷子里头,好些人家和刘三妈一样,在家里编芦席、窝积。他们把芦苇从大淖草库买回来,放在家门口,拿“抽子”一根一根地顺长抽条缝,再均匀地铺放在巷子里平整的场地上,拖着石碾子在上面来回碾压。压扁了,用两根竹片夹住,刮去叶子,去掉梢子和芦苇花。在编芦席、窝积的时候,遇到没有完全剖开的芦苇,顺手用刀割一下。刀把子是个大的木头陀螺,大头平面朝外。芦席、窝积不平整的地方,手握刀把子敲敲平。巷子里不时传来敲打的“笃笃”声。夜深了,还有人在煤油灯下忙碌着。他们起早睡晚,用布满老茧的双手,编出了一张张芦席、一条条窝积,各自扁担挑着、板车拖着,卖到大淖草库。

大淖草库对岸的大淖码头上,人来船往,一片繁忙。站在码头放眼望去,远处的树木朦朦胧胧。草库的芦苇草堆像一幢幢高大的房子,矗立在大淖河畔,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河水之中。

如今,大淖河水还在平静地流淌,河边的大淖草库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大淖广场。

上高邮

□ 晏金海

区,说是家,其实就是20几平米的一间平房,一家4口人挤住在这里。我是挤不下了,在大姐家吃饭,睡觉还得到四哥的宿舍里,同他挤一张床。化肥厂的确蛮大的,而且刚刚盖了新办公楼,厂里的澡堂子比界首镇的澡堂子要大好几倍,大烟囱是全县最高建筑,一个车间都比界首镇的任何一个工厂大得多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是比我小3岁的外甥陪我玩的。我们每天乘坐化肥厂的大公交车进城,到处玩。逛公园,吃公园大馄饨;逛百货大楼,买最甜的牛奶糖……但让我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奎楼和东门宝塔,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房子和这么高的宝塔,当时就感慨,古代人,宝塔盖这么高,几百年不倒,真了不起!

尽管县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,也没有四哥吹的那么好玩,南北向一条中山路、一条文化宫路,文游路还没完工,东西向一条通湖路、一条府前街,但我还是非常满足的,玩得很尽兴。其实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化肥厂,当时我就想,等我长大了,能到这么大的工厂工作就太好了。

正是这一次高邮之行,让我下定了将来必须到高邮工作的决心。1983年初中毕业后,同父亲去乡下站了一年的商店,拒绝了他让我顶替的要求。1984年参加招工考试,第一自愿填报了国营高邮化肥厂。当年8月20日,我如愿以偿地成为高邮化肥厂的一名正式职工。在那里,我通过自学,完成了自己的学业;在那里,我认识了现在的爱人;在那里,我创建了一生最大的朋友圈,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。